

随笔

迟到的签名本

■郭昕

甲午“大雪”那天，是下午，我和作家孙瑜一起去看李佩甫老师。也是很平常的拜访吧，却聊了两个多钟头。我拿出1999年华夏版的《羊的门》，让他给签了名，话题就从这本书开始越扯越长了。

1999年，我二十多点，正是哪里聊当的年岁。工作呢，一帆风顺地干着；文章呢，风花雪月地写着，还有女孩子偷偷地喜欢呢。日子像灌了浆的麦子，眼看着就有希望了，眼看着就收割了。拼两句诗形容那时候的我叫“少年不识愁滋味”、“春风得意马蹄疾”。可谁想着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呢，真的就“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了，一声雷响，就靠边儿站了，就失业了，就没工资了，日子一下子就黑了，人也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了。闲极无聊，人像小兽样在郑州的大街小巷里游走，可到处都是陌生的街景与陌生的人脸，大热的天，心却是冰与冷的。是在文化路与丰产路交叉口吧，一处小书店吸引了我，进去，李佩甫新著《羊的门》赫然入目，毫不犹豫就买了本，那是我喜欢的作家。上高中时，为了看他写的电视剧《颍河故事》，还缺过晚自习的课呢。

租住的屋中，没有空调，身下是一张凉席，眼前是一本新书，就那样躺着读。用了几个日夜读下来，读得热血沸腾，心里面生出了巨大的力量，心想，还是要把无穷无尽的日子过下去啊。那时，并不知道《羊的门》是佩甫老师的立身之作，更不知道那样的一本书给作家带来了“泼天大事”，只知道那是本好书，是能给人以光与热的书。

那年冬天，经人介绍，我进入一家报社做了夜班编辑，是那种下午上班，夜晚十二点下班的工作。那个工种，一干就是三年。那三年，辛苦，但没白过。除了工作，我几乎把所有的白天都用在写小说上了。那是我发表作品最多的三年，井喷一样，弄得人见了都说咱是靠编瞎话挣钱的人。那时，刚好佩甫老师的新著《城的灯》出版，我力荐那家报社的总编给做了连载，也算我给佩甫老师做了件好事吧。

那时，我已买房置业，娶妻成家，总觉得，日子可以安安生生地过下去了吧，可天有不测风云，我供职的那家报纸被其他单位给收编了，点儿背的是偏我人没被收编，我再次沦落在江湖之中。为了生活，我四处奔波，当过枪手，做过外企，给人写过剧本，没明没黑地找饭票。后来，干脆自己扎下营盘，开起了公司。生意江湖上的水深啊，不过也算命硬吧，在闯过若干激流险滩以后，总算有所斩获，一家人过上了小康生活。

生活稍稍安定，我的文学心又蠢蠢欲动，用张宇老师的话说是“文化人的臭毛病”。我开始编辑我的文字，谋求出版文集。原本想给人生一个交代算了，没想出版以后，竟有了些好评。于是，在人帮助下又开了一个讨论会。在开讨论会前，我把五卷本文集送给了佩甫老师，心想也只是一个流程而已，他不一定看，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时间看了。可没想到他竟把其中的两部长篇《城市课》、《鱼的海》给看了。讨论会到了许多大名鼎鼎的人。说老实话，很多人都不熟啊，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当然，也有人缺席，不过，缺席也正常，人家日理万机的，凭什么抽出宝贵的时间给一个业余作者捧场呢。那时，佩甫老师是河南省“五个一”工程评奖专家，忙着国家的大事呢，想着肯定也来不了，不想，他竟准时出现在了会场上。他第一个发言，他说在看完《城市课》、《鱼的海》以后，如果给我的小说定一个文学标尺的话，可以参照著名作家路遥的小说。他一定调子，会就开得顺风顺水了，讨论会就圆满成功了。第二天，许多媒体给讨论会以大篇幅的报道，其中有家媒体竟以《李佩甫：郭昕笔下的人生让我想起路遥》为题作了报道。我算是沾着佩甫老师的光了。后来，许多哥们儿都嘲我是河南的路遥。其实，我哪里能比路遥啊，时间过去那么久了，《平凡的世界》、《人生》等路遥作品仍然是当今大学生借阅最多的书，路遥在青年人的心里，那是神啊。不过，看着自己的名字登在报纸上，心里还是像吃蜜样的甜。美之后，压力又来了，难道说自己的文学路就这样走到头了吗？自己就可以不写了吗？驴一旦被套上了磨道，就自然得转圈，没有谁逼，自己又拿起了笔，还是写长篇，一写就是三个年头。

新长篇杀青了，想想，得去看看佩甫老师了，得跟佩甫老师扯扯文学了，于是，就有了跟佩甫老师两个多钟头的长谈。谈了什么，太多，太杂，也不好理出个头绪，不过，一种文学的精神就种在心里了。回家，我把那本签名本放在了床边的书架上。啥时冷了，可以暖暖心啊。



想写首诗给你

(外三首)

■卞彬

想写首诗给你
真的很难
手中的笔在纸上划来划去
始终不能如火柴一般
燃起一束火焰
点燃灵感

想写首诗给你
真的很难
许多鲜艳的形容词
如今都已枯萎
而一些动词
枯瘦得让人心痛

想写首诗给你
真的很难
就像在午夜突然醒来
无法抓住那已远去的
梦的衣角
许多日子悄然流逝
而诺言却锈迹斑斑

想写首诗给你
真的很难
许多虚幻的情节
就像空气一样空
但花朵依然美丽
不如采一些绿绿的叶片
作永远的祝愿

静

躺在手术台上
我的知觉被麻醉药带走
灵魂深处
充满着一种真正的静

醒来后
世界一片喧嚣
包括我的肉体

我总在想
当手术刀划破我肉体的时候
一定没有划破
我灵魂里的静

总想起那次相见
总想起那次相见
总想起你娇羞的容颜
它一次又一次盛开
在我记忆的春天

总想起那次相见
总想起你温柔的语言
它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温暖
在这渐凉的秋天

落叶

当你还在枝头绿着的时候
那么多的人赞美你
赞美你默默地奉献
赞美你让这个世界充满生机

而今 你老了
不得不从自己的岗位退离
叶落归根
你想为故土奉献上全部的自己
但一阵阵的秋风
让你无法回到梦中的土地

散文

秋天的感悟

■张佳梅 范娜娜

在我们蓦然回首的一瞬，在品味花谢的刹那，秋天就这么来了，又完成一次生命的转换。

于是，田野完成了春日的诺言。

于是，人们又在挥汗如雨，自豪地收获着秋天。

纷纷扬扬的叶子悄然飘落，因为它已无法承载这沉甸甸的成熟；萧瑟的秋风悄然而过，因为它已把无边的色彩留给了绵长的怀念。

长天无语，但归雁却尽情地勾勒出季节的风韵；大地无言，如今却也是灿烂一片。

丰盈的秋日悠然地把头低下，那金灿灿的果实早已挂满了它的枝丫，它在向这世界宣告着一个季节的来临，并展示着它辽阔而壮美的画卷。

静静地读秋，读着一片田野的辉煌。

深深地悟秋，悟出了人生的苦辣酸甜。

当春日的雨丝编织了一个美丽的预言，我们是否将汗滴与种子播进了心田？当生命与柳枝一同踏上复苏的起点，我们是否把每一个构思都打扮得丰润饱满？

当秋日的落叶装饰了我们窗口的景色，稀疏的白发也点缀在我们的额前，我们能否在热烈地收获丰厚的自然时，也坦然地面对人生的坎坷和艰难？

生命是那样短暂，就如季节的轮回，与其把一生比作一年，莫不如把一生当成一天。在这短短一天的时间里，我们如何让那每一分每一秒在我们身边流过，我们是否可以让朝花开得绚丽，在傍晚坦然拾捡！

秋，就这样静静地，悄悄地，感悟着岁月的轮回，感悟着生命的历练！



边走边唱

■李庆伟

在我们居住的小区，经常见到一对收破烂的中年夫妻，他们拉着一辆架子车。车上，装着或多或少收来的废品。与别的收破烂的一边走一边吆喝不同的是，他们一边走一边唱豫剧，《朝阳沟》、《李双双》、《穆桂英挂帅》，唱了一段又一段。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收破烂这活儿也编成了歌曲，如“塑料瓶子废纸板，废旧书报易拉罐，废铁废铝俺都要，鞋底烂盒子俺不嫌……”

在温暖的阳光里，在寂静的街巷里，他们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唱段行云流水一样飘进人们的心田，成了小区一道流动的风景。

在我的印象里，凡是收破烂的都是穷困潦倒，于生活所迫，才干这种又脏又累的苦力活。有一次，我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咋成天价这么高兴呢？那位个子不高、黑黑的胖胖的女人“嘎嘎”笑了起来。她说，有什么不高兴的呢，现如今种地不交公粮，每亩地

国家还补贴百十元，吃不愁穿不愁，农闲时节俺们还可以进城收废品，一天也能赚上几十块钱，你说还有啥不高兴的吗？

一个周日的下午，他们到我家收废品。闲聊中，男人告诉我，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老家一所中学上高三。两年前，他们的小儿子下河游泳淹死了。那段时间，是他们夫妻俩最痛苦的日子，失去儿子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们，出来进去眼前晃动的都是儿子的身影。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夫妻俩先后大病一场，妻子更是终日以泪洗面，瘦得成了衣架子。三个月后，在郑州捡破烂的堂哥回乡，看到他们憔悴得不成样子，就劝说，你们两口子整天愁成这个样子不是长法儿，往后的日子长远着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行？走吧，跟我到省城捡破烂去。赚钱不赚钱，散散心。

就这样，他们跟着堂哥来到郑州，租了一间房子，又掏一百多元钱买了一辆架子车，开始收废品。刚开始，每天只能挣十几块钱，现在，每天最少能挣七八十块钱。

渐渐地，他们从痛失爱子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忘记了痛苦，忘记了忧伤，心情也一天天舒畅起来，夫妻俩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末了，男的叹息道，唉，人呢，就是这样，哭哭啼啼也是过一天，唱着笑着也是过一天。与其这样，何不边走边唱，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呢？

是啊，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顺风顺水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人的一生，难免有不幸、灾难、痛苦和忧伤，与其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活着，不如抬起头来，微笑着面对现实，放弃痛苦、放弃烦恼，把忧伤和不快抛到一边，用微笑和信心迎接每一天的太阳。就像那对收破烂的夫妻一样，天天唱上一段，唱出快快乐乐的心情，唱出健健康康的人生！